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五

提督浙江學政會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利 訂

方國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欲罪







紀事本末卷之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利

際第

訂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



擅作威福。羈管于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溫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旣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難與爭鋒。况與我為敵者。東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以劉辰來奉書獻

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旋何質。厚賜關而遣之。改關名為明完。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太祖遣博士龔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



却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諺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張陳不服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始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卽



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覲  
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  
為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  
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  
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且暮下姑蘇奄至  
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  
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侄  
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  
計不能越境而致于人劉應曰江左多步騎

用

耳奈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  
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  
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  
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寶中鼠敗可知也  
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  
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吊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  
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  
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  
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



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爲國  
珍弟國瑛竊據己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  
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  
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  
瑛聞亮祖至卽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爲城守  
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棄城拒  
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  
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與善門走黃巖  
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

黨峇兒魯守黃巖峇兒魯卽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  
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  
吳楨爲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  
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  
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  
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吳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廐會  
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湯和兵自紹興  
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邑沈  
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



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眾入海和分徇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疋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迨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楨襲明善於

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國

珍既遁入海島巳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輩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兒子明善率家來降于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



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  
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  
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  
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  
國珍等于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戍  
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  
召其臣以丘楠爲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鬪手命官  
之其餘盡徙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卽位厚遇國珍  
賜第京師宴會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

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昇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  
珍見六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  
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  
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  
起高郵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  
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  
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  
以待敵此惟識畧過人真知天命若陳嬰以兵



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  
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  
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懷首  
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于元以壯其虛聲懼元  
之窮追則納款于明以資其外衛其效忠于陳  
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氏而侍子  
於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  
正所謂信于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  
羞鬼域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衡決

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恃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  
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兇  
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  
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  
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  
者後其節自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  
所不得縱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  
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蓋吳漢者門庭  
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



紀事本末卷之六  
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于目中豈真兵白頭鬚  
置隴蜀于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  
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為禍始又云無始亂  
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為新主資矣

紀事本末卷之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判  
蔡公安募吏士乘城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  
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  
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

男  
際科  
際第訂



國從福清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  
與羣兒樵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以爲婿媼不悅曰  
頭病郎足婿耶因失鵝而奔于隣隣家夢虎踞門得  
友定大喜召飲食乞于羅媼竟圻之俾習商販善敗  
大困然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  
以借軀狗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爲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  
友定以總管禦之戰于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  
遷行省叅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  
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  
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  
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  
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  
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  
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  
省于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船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叅軍胡深擊之道復追敗之己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叅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

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



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拒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卽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

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長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爲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爲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爲叅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



倉庫入爲家資。口言爲國心實身耳。跣步之間真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子儀抑爲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違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恭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

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



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廷美拜命出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巳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

永忠吳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大兵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抗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栢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爲



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  
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  
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  
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  
徇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  
耆民李子成等率眾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  
往守之于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  
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

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  
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  
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  
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眾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  
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廷美督  
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  
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  
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諳已欲屠其城文輝曰與  
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



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闔氣銳，慎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庸山數壑，蓄厚器飽士，爲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日夜勒吏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

欲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爲計，吾爲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頓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與友定出。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衆來就死，并執送京師。太祖面詰曰：元已亡，若



爲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悲  
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併其子棄市。胡  
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  
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  
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廷美以部將蔡  
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率  
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  
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錯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  
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

討金子隆等。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寧化諸  
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闢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  
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  
時爲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  
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賊。起  
冢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爲人  
勇沉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  
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



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  
之○時○友○定○藉○海○船○之○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臨○  
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備○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闕○  
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  
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擊○土○地○以○  
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  
定○計○不○出○此○始○終○為○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  
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  
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

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善  
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  
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  
裁潭城皆盡豈非激于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  
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叛官離  
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  
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為扼守京畿多散亡而閩  
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  
紐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紀事本末卷之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瑄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



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  
征以取八閩侯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  
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  
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璟等頓首  
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全  
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逼永城守將  
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欽  
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

七營軍容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  
丁武等千餘人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  
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  
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  
昌荆湘諸郡望風欽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鎮南數  
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  
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  
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  
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



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爲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

直搗德慶。三方進兵，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旣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真降。先是，嶺海騷動，真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



成以出，真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慙，僕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護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王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真爲叅政，遷右丞，領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畧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

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擢兵威，暴征橫歛，蚕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賞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



將曾權舉城降。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帥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真，東莞人，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真鄉。真結豪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真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真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真爲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

州郡。至是始降。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浚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真入朝，賜宴，并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疋。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毒流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闔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



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真江西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  
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  
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  
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  
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  
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  
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  
來陽等州皆遣人降五月巳知征南將軍廖永忠

叅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任率官吏  
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  
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  
無應者旣而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  
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  
亮祖駐兵藤州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  
普化及普寧縣達魯花赤閻買等迎降朱亮祖師次  
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六月甲辰元海  
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



俱遣使降。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卽分兵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璟旣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關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關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

兩閱月。攻圍益力也。見吉吉元勢窮盛。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期以是夜降。旣二鼓。觀絕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讖。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衆心遂



安。戊辰，廖永忠進兵南寧。元土浪屯田于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任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任等赴京司。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之敗，率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

牌五。丁酉，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爲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宜錄用以統其衆，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天祐爲安撫司同知。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隸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冬十



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賈詔往諭廣西左右  
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  
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睽茲兩廣  
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  
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  
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  
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  
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  
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  
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  
東兩路進師尅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鸞鳥迫不  
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  
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畧秦晉關陝尚懸度  
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  
建甌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  
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  
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儻俗也乃太祖不并力



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陝府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土時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卽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是武岡八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亢搗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

之神筭料敵不是過也寇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筭長也聞之孔明先定南苗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况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爲犄角克



系三才  
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  
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  
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真者。拒自王之謀。  
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  
勤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紀事本末卷之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訂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  
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李  
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  
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



穀謀恢復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帖木兒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孛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爲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豐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亦于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擴廓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爲己子先是察罕駐

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尋爲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擴廓代領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擴廓留之拘于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爲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勳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天命命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秋九月上遣書送元宗室神



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  
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爲擴廓所拘留太祖以  
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畧曰予自起義以來拓  
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  
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  
道操刃于潼關李思齊抗衝于秦隴俞寶畜變于肘  
腋王信生釁于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

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  
數使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  
閣下何爲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  
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  
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  
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  
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  
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上崩瓦解是又開我  
南國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



後悔。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丁未，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溯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圍，趨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貳眾大潰，溺死無算。遂生擒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擢友德江淮行省叅知政事。十月甲

子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眾所附，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闢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勝也。都城旣克，乘



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按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達曰。兵法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於是命徐達爲征北大將軍。常遇春爲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長驅北伐。復召諸

將論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當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



傳友德，勇畧冠諸軍，可使獨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傳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太祖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畢，復召將士諭之曰：此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

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丙寅，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檄曰：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



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  
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  
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  
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  
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  
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

大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  
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  
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  
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擊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爾民其體之十一月壬子克沂州初揚州  
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沿河有功命爲招討使  
從也速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  
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達師至淮安



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  
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  
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  
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即以兵夜  
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即日率  
師抵沂州分兵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  
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  
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  
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

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執而戮之命韓溫守沂  
州太祖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如何益都嘗  
遣精銳扼黃河要衝斷其接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  
下卽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  
竭如囊中物矣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  
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  
實畧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遁去達進攻益都路宣慰  
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還與毋詎曰兒  
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



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  
抱其子女投井死執其平章老保與白知縣等獲士  
馬兵糧以萬計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汪興祖師  
至東平元平章馬德華城走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  
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  
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皆  
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胞因帖木兒先  
驅人民引軍遁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得將  
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

勝守之庚戌汪興祖至濟寧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  
甲子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丙辰上復遣使諭  
達遇春日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降  
者甚多二將軍皆留于軍中吾慮其雜處或晝遇敵  
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益此輩初繼于勢  
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我宜歸之間日  
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若濟寧東平諸來歸將  
士家屬亦發遣來將厚待之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



運北征軍餉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  
 軍達北征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  
 死荏平等縣皆降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  
 納款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  
 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  
 去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 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  
 安山東郡縣時山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  
 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 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  
 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

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路擒其將史國新  
 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己亥  
 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安  
 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  
 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  
 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  
 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若  
 欲興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肥乃足下丘壠之鄉天下兵興豪傑並



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克彘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命都督象事陳德守汴梁率步騎自中澗進

河南

彗星出昴北

夏四月徐達率大軍自虎

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我軍旣成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指揮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彘復走陝西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戊申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



降庚申元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請大將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濟莽兒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海州留兵守之遂徇下邳縣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守將脫目帖木兒復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敢有謀畧時河南諸郡皆下獨雲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

忠義釋而用之

詔免山東夏稅秋糧中原兵難之

後流離失業者多遣使賑恤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

汴梁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五月庚午大將軍

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虢州取毛葫蘆山寨甲申

登封鞏縣雞翎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徐達遣指揮豐

諒率兵討平之指揮任亮克露豹王山等寨參政傅

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

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徐達尋自河南至上皆慰



勞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搏其孤城必克無疑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受命退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任亮守嵩州都督同

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邑皆降七月郤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壬午新寨麻張等叛愈遣指揮吳復討平之時潼關以東悉平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入主



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州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元大都紅霧及黑風起閏七月徐達等分布

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濟渡河庚子右丞薛顯察賊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詣軍門降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率父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已酉進次臨清遣人詣袁昌趨都督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



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  
都事張處仁以爲鄉道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都  
督副使顧時浚開通舟師時諸將駐臨清久知府方  
克勤籌應芻糧無匱乏朱亮祖勒民夫五千濟河克  
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遂行癸丑  
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  
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  
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  
程華等皆會戊午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

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分兵徇下青州師至直沽  
獲其海舟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  
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  
禦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癸亥大將軍徐達等  
師至河西務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掄其  
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  
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  
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攻  
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



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戰  
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  
數千級擒其將卜顏帖木兒 丙寅達率諸將入通  
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  
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時元都再遭孛  
羅擴廓之變民生喪亂守備多不設元主徘徊嘆息  
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  
知樞密院事黑斯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命准王帖  
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

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 八月二日  
庚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登城  
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門宗室准王帖木兒不  
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剌賽不  
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宣府  
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  
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  
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達下令凡元  
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



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給僕曰  
吾甚愧何從得酒醉而出見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  
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  
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  
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  
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傳友  
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甲戌徐  
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華

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狗永平路下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  
爲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  
衛青州衛爲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清右衛留兵  
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  
守北平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  
山西

二年二月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  
于人也速萬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



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  
可以計破也乃密遣指揮許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樹  
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遁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  
州以宋指揮守之尋唐州兵亂賊將老馬劉及南陽  
郡縣皆相應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攻唐州一鼓  
破之戮其首惡南陽復平 六月元也速復侵通州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  
爲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

遇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得士馬以千數次金  
寧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進攻大興州文  
忠策其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也速果  
夜遁遇伏大敗走擒其丞相牌大赤遂帥兵道新開  
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  
慶生平章鼎佳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  
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敗元都爲北平府

谷應泰曰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  
漢奄有荆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



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  
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搗幽燕。而先  
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  
關。據其戶樞。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廊  
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宛。雒蓋論事  
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  
若虓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  
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  
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

飛。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夷考其時  
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昔徐  
各郡千里。扶携克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荏平  
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  
秉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蓋以  
其時。乾綱廢弛。羣情宸散。柄臣尾大。旣誅帝后  
東宮。腦滿擅討。儉邪以至。開河起大業之。恐鼓  
檝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  
恣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啟乎。况



乎禡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  
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  
義克紂都而去殷桀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  
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  
端明棄同既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夫去其國  
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  
明室破元嬪嬙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  
好還也

大紀事本末卷之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訂

畧定秦晉

太祖洪武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  
卽駐兵潼關以拒旣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仍移軍退  
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  
同知馮宗異抵潼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麟



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  
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  
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  
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泮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  
僉事郭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  
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八  
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  
取山西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  
大將軍徐達征討一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

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勳守  
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十月戊  
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  
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涉  
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崆子城  
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  
破磨盤寨獲叅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  
以鎮撫程信守之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叅  
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取元脫脫帖木兒于石州擴



廓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失利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蓋屋良弼據麻臺擴廓遣關保虎林赤攻麻臺李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趨擴廓出師擴廓

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貂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鮮擴廓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晉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貂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與貂高關係戰擒之上疏陳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



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擴廓軍于城西壓明軍而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

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噪相接軍大潰自相蹂躪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侍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蹠一足踰帳後出得驛馬從



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  
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疋擴廓奔大同遇春率兵  
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庚午  
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于石州敗  
之以戴復初署霍州丁玉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  
翁子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  
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叅政陸聚  
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  
關山寨承天寨宗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

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  
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  
關唐鄧光恩等處稅糧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  
攻大同庚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擒知院  
于陳等八十餘人叅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右丞  
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大將軍徐達遣叅政陸聚分  
兵守井陘散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癸亥遣使賫  
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



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爲犄綴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寇二  
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

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欽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兵入攻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署府事留耿炳文守之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軍食賴以



足達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察奉元走盤屋，爲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隴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投崖死。時關中饑，上聞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癸卯，常遇春、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

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兵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勅敵。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



入沙漠以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漢寶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人吐蕃思齊惑之。至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帥所部奔臨洮。叅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

易子臨洮。欲先由蘭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手就縛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以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



守秦州。達進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興守之。遣馮宗異攻臨洮。顧時戴德攻蘭州。丁丑，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窮迫，舉城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節遣使諭徐達曰：「李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寧夏。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已卯，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

州右衛官軍守之。克會州，以叅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守之。乙酉，徐達師入靖寧州，遂徇下隆德縣。五月丁酉，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辛丑，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慶陽。令湯和遣兵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



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慶陽叛  
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叅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尋  
又遣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  
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匍伏道  
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卽以兵劫營顯等不意  
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  
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  
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于是馮宗異  
傅友德聞良臣叛帥師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帥所

部來會達恐其黨相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  
俞通源將精騎畧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東  
陳德畧其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  
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巳達督諸軍攻  
慶陽張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于王保保獲斬之  
仍以叅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秋七月甲午徐達  
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收捕  
未附頭目杜伯不花羅左丞相等 辛亥王保保部  
將韓札兒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宗



異傳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傳友德薛顯駐靈州。扼之。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扎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扎兒復攻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赴之。扎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遁去。宗異還立驛馬關。八月

丙寅。慶陽小元帥謀納款。為張良臣所囚。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請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先是七月己亥。常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至是詔文忠自北平會帥攻慶陽。行至太原。會元將脫列伯等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公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有<sub>利</sub>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被攻。甚急。若候進止。豈不失機。眾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



至白楊門，又擒黠寇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遷之復前，至五里營，于漫地阻水，先遣由間道，遣大同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良久，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馬疋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

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列伯至京師，上曰：「彼各爲其主耳，釋之，賜冠帶衣服。」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禦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



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扎兒爲羽翼。姚暉葛行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輒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燕之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明日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至魏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典嬰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

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遣顧時薛顯傅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九月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十二月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



戰保保兵少却溫斂兵入城保保進圍之溫堅守不與戰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于戶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却之溫屢設方畧乘怠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溫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未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

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罪溫杖而釋之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贈恤于光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並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



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安權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于北平，而戰于晉陽，思齊不戰于河津，而戰于峭底，譬

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强擴廓，以私釁稱兵，大敵在前，而兩虎自鬪，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乃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憂卞莊之刺，請廉藺之歡。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冀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于公戰，正所謂倔强秦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真伏羲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于韓北兒之河隍，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







